



苗山之韵

◎唐合萍/文 李焕/图



我不止一次地走近苗山，每一次走近，都会感觉到不同的韵味。我喜欢春天的灿烂，我记得夏天的繁茂，我更忘不掉冬天的旷凉，而这一次走进苗山，是在微雨的秋末。

秋天，既可以有伤春悲秋的忧郁，也可以是晴空一鹤的豁达，而我看到的苗山，却是过尽千帆之后的平和。

我从来不曾在一个小小的村中，看到如此静谧的秋天。

古老的房屋错落在并不雄伟的苗山脚下，白墙灰瓦在秋日的雨丝中，显得格外柔和。熟透的柿子像一盏盏灯笼挂满了枝头，鲜亮的橙红，给这素淡的秋日增添了一抹浓郁的色彩，偶尔一两片柿叶打着旋儿，悄无声息地飘落，似在与久别的大地悄悄耳语。

村前的山溪，缓缓流淌，那是苗山的血脉，是它，给这片山林带来了生机与活力。只是在如此慵懒的秋日，溪流似乎比往日缓慢了些，鱼儿也看不见身影，唯有堤边的芦苇，在秋风中摇曳。

循着木桥往山上走去，偶尔有山栗子跌落的声音，夹杂着倏然的声音，那是被惊扰的野兔，从“沙沙”的落叶中跃起，一溜烟般跑得不见了踪影。山上的树木，有金黄色的明亮，有火红色的热烈，有碧绿的苍茫，这几种颜色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多彩的秋天。

站在山腰向上仰望，齐长城的遗迹，便在这半山腰上。历经岁月风霜，它的身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，可那古老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辨，倔强地展示着它曾经的雄伟与坚韧。城墙两侧，荒草丛生，那些顽强的野草在石缝间扎根生长，它们点点绿意渲染着这古老的遗迹，为它注入生机与活力。

齐长城，这条横卧在齐鲁大地上的古老防线，见证了无数烽火硝烟，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，此刻，仍保持着一副铮铮铁骨，蜿蜒在山岭之间。沿着古老的遗迹缓缓前行，脚下砾石参差不齐，我捡起一块，粗糙的质感传递着历史的温度，每一块都诉说着曾经

的过往。

站在齐长城上方，眺望远处，视野豁然开朗，雨丝在屋顶缭绕，慢慢地组成一片雾气，缓缓地升起，整个村子被罩在云雾之中，皇姑殿便在此刻跃入眼帘。虽然没有雕梁画栋，却在每一处细节彰显着建造者的良苦用心。

我似乎在若有若无的风声中，听到历史的回声，那些关于娥皇女英的传说。在舜帝治理的天下，她们二人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，全力辅佐着舜帝，才使天下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。

在这片神圣的空间里，人们怀着虔诚的心祭拜，祈求她们保佑，无论风调雨顺，还是家人平安，每一个心愿都寄托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沿着小道缓缓前行，丝丝细雨不知何时停了，阳光透过云层，透过树叶的缝隙，形成一道道金色的光斑，洒在苗山之上，整个苗山便沐浴在一片金色的光辉之中。

光芒洒在齐长城上，为古老的遗迹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；洒在皇姑庙上，让庙宇的飞檐斗拱在光影中更加醒目；洒在山林间，那绿树、野花、溪流都被染成了金色。

我站在山顶，俯瞰着这被秋阳笼罩的苗山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在诸城，这座山并不有名，可它却承载着齐长城的厚重，蕴含着皇姑庙的传说，展现着大自然的美妙。它的韵味，不仅仅在于它的自然风光，更在于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在这片土地上，历史与现实交织，文化与自然融合。齐长城的雄伟，皇姑庙的庄重，山林的清幽、溪流的灵动，共同构成了苗山独特的韵味。

在过尽千帆的平和里，苗山的秋天没有喧嚣与浮躁，有的只是沉淀下来的宁静与淡然，我带着对苗山的深深眷恋，缓缓走下山去。但我知道，这座山的韵味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，将永远伴随着我，成为我一生中一段永远的回忆。

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治源吟水

◎高立基

人文老龙湾

薰冶名高播远藩，水经记载倍周全。
老龙湾拜秦皇赐，濯马潭怜齐后缘。
铸剑池泉吹冷泮，雪蓑书墨壁岩瞻。
幽居湖畔冯惟敏，散曲集成万古传。

清泉米山溜

鸟鸣林密米山攀，崖吐清泉石板喧。
郎庙亭轩闻浪语，黄岩瀑布摄奇观。
峰坡溪戏回头醉，琴口虹霓仰目瞻。
最美英池游客聚，观光碧水润梯田。

胜景巨洋湖

海浮倒影巨洋欢，湖荡歌甜画舫翩。
雁队俯冲寻膳欲，瞬间击碎彩云天。

潍坊诗词学会成立八周年题寄

◎郭顺敏

诗征万里勒燕然，小曲得天悦大观。
自若潜心无二事，相偕问道是三餐。
在山披览方知小，向海奔腾不胜宽。
步履前贤凭脚力，明空火炬正登攀。

【中吕·朝天子】

贺潍坊诗词学会成立八周年

◎何远见

入场，入场，诗曲舞台上。今天都是“喜洋洋”，锣鼓敲出新花样。曲语诙谐，诗声跌宕，梅花开锦章。亮嗓，亮嗓，人人都把心声唱。

初冬芦花

◎郭萍

经霜沐雨颜如雪，摇曳寒风弄月光。
未有一丝颓废色，初柔姿态不寻常。

初雪访梅

◎辛永金

冷云方蔽日，玉蝶满天来。
却道西窗下，梅花迟不开。

年画颂

——观杨家埠年画有感

◎魏克喜

抹的是绿，涂的是红，
雕的是故事，琢的是风。
抑恶扬善千版过，是非功过画中融。

描的是风，画的是龙。
刻的是骨气，印的是情。
道古论今万卷画，春秋史笔笔下生！

落叶不语

◎王淑梅

一季的瑟缩来了，我记得，这是你的日子，落叶。

你像一只美丽的蝴蝶，在早晨，在傍晚，或者在没有人看见的夜里，飞舞着。

是怎样的一种惊喜，让你忘了自己，义无反顾。

难道你不知道，成为落叶，就是一种结束吗？

我不是你，我不知道你的想法。可我看见了你，看见了你新娘一样的妆容。

你惊醒了我的沉睡，你不知道，那是怎样的一种惊艳！
铺天盖地，我就知道你在这里，随着你的舞蹈，你的热恋。

看，你的脸红了，在寒天的面前。看，你的脸亮了，莫非太阳也成了你的化妆师？

面对我的疑问，你从来不语。可你的凋零，却告诉世界，谁都是落叶，谁终究也要变成落叶。

难道就没有了希望？一声小小的发问，是我吗？

只等春天，谁在回答！是落叶你吗？



乐享冬阳

◎肖尹大卫

立冬之后，日子一天天变冷。人随四季走，身惟知冷暖。往往这时候，我们很自然就对头顶上的太阳光好感倍增。

在这里，我甚至贪心地想，哪一天我背后也有一轮圆日的太阳光芒万丈地跟随着，灼灼放光，该有多好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小时候，小画书《西游记》系列连环画里看到并铭记在心里的画面。所以可以肯定一点说，在冬天里乐享冬阳，实在是人人向往的事。

冬天里，如果没什么要紧的事，我们大都愿意在家里窝着，现在一个手机，就可以联通世界。时间“嗖嗖”地如窗外从早刮到晚的小北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沉浸其中，一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

这时候，我更愿意到家中阳台上，在电脑上看看当天的新闻，写点文章。或者什么也不做，就沐在阳光里，闭目养神，晒太阳。笔记本电脑，因窗日晒，就放在阳台北侧一个铁制花架上，电脑后面就是一盆绿萝，依旧充满着生机。一眼看过去，跟夏天时看不出有多少不同。而窗外人家屋顶上的残雪，覆在背脊里鳞次栉比的红瓦片上，随着瓦片的凸凹与走向顺势倾斜着，一直还没有要化的样子，在阳光下泛着不亮的光。沉浸在这里，一会儿看看绿萝，一会儿望望残雪，物换景移，有时还真的恍如转换了时空，这是冬天里的夏天，还是夏天里的冬天？

在阳台，我习惯坐在板凳上背对着太阳。不一会儿，就觉着后腰处暖暖的，如严冬时节，一个人靠近在炉火旁边，那叫一个舒适。有时，我微微闭上眼，脑海里什么也不想，尽管享受这太阳光好了。光照在肩背上，肩背是温的；照在脸上，脸是热的；照在手上，手上明显感觉到了阵阵暖意。而光照在头顶的帽子上，也让我感觉到头发上与帽子之间的空隙里，形成了一个类似水袋的物什在头上烘托着，有意无意地微微晃动着，在头顶传递着丝丝暖意。

老家把太阳里，习惯称“太阳底下”“太阳窝里”。在太阳窝里小睡，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。午后，太阳光移动过来，开始穿过阳台窗户，穿过中卧室通向阳台的，敞开着铝合金门，照在连通着阳台的中卧室床上，斜斜的光，熨烫着褥子，传递着暖暖的温度。

中午用完餐，趁着好阳光，我同样习惯在阳台上走走。走了不多会儿，困意上来了，眼睛开始迷离，睁不开。于是走进中卧室，就着床上有太阳光的地方，拿过床上的枕头和薄被正对着太阳光的方向放置好，舒展开，然后褪掉外衣鞋袜，只着保暖衣裤，径直躺下去。太阳光照在头上脸上，暖暖的。照着盖在身上的被子，也是温温的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。如此眯着眼，我冥想着眼前的阳光，万种颜色与不可名状的样子，念想在跃动着，跳跃着，迷迷糊糊，不一会儿已真的入了梦乡……



摄影：常方方
拍摄地点：昌邑海边



父亲

◎阿诚

父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，平日里不敢去多想。

每年年末，我又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，仿佛在年味中，看到他匆匆的身影。

记得小时候，天总爱下雪，雪很厚，也很白。我们小孩子在雪上踩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响声，追逐打闹，感到无比快乐。进入腊月，这种欢快氛围就四处充盈着，不仅有好吃的，有新衣服，还有看杀猪宰羊的开心，把猪呼做成球踢着玩，有看戏的热闹，台上的戏，台下糖葫芦、糖瓜和五颜六色小吃，以及拨拉猴、泥老虎等小玩具的叫卖声，夹杂偶尔的鞭炮声，好像一下子进入了另外一个繁华世界。父母们似乎也轻松了很多，全身散发着希望、洋溢着笑容，眼里有一丝说不出的光，似乎过了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
日子也的确是一天天好起来了。

我的记忆中，父亲是忙碌的。每次下雪，吵醒我的，都是他打扫雪时，用铁锹或木锨与地和雪摩擦发出的“刺啦刺啦”声。我在被窝里，听着那种规律的“刺啦”声，感觉到被窝都比平日更加暖和。放学回家时，我经常看到他打扫院子。院里院外永远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我那时常想到的一个词，就是一尘不染。这也经常吸引别人驻足，和他聊几句，或闲谈或抽烟，少不了夸他爱干净。其实打扫家里才是他清闲的时候。平日里，他忙于生计，想办法挣钱养家。他做过运输，也做过小生意，甚至农闲时离开家，到烟台、青岛等地做小买卖，从早到晚，从春到冬，一年四季都不得闲。在那个什么都短缺的年代，他全靠自己努力，使我们一家能过上相对好一些的日子，让儿女没经历太多生活的苦。

记忆中，父亲是热心的。他爱热闹，家里总有人来，多数喝茶，有时喝酒，虽然他

酒量不大，但爱张罗。他爱帮人，总有亲朋好友来借钱，也有因借钱引起的不快，但他牢骚甚至是吵架过后，还是经常借给别人钱。我工作后，父亲经常打电话来，多数是帮别人家孩子找工作，或有人来北京看病找医生之类的事，基本都没有什么亲戚关系，只是乡里乡亲。即使是没有事情，他也经常和我讲，谁谁到北京了，你请他吃个饭。我有个堂叔，最早一批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，只生了一个女孩。在我们老家，过年有各种仪式，女孩以前是不被允许参与的。从我四五岁起，父亲就让我先去陪堂叔过年，帮着放鞭炮接财神、年夜饭，供饺子等，然后才回家过年，一直到我结婚。我开玩笑和父亲说，我每年都要长两岁，他就乐呵呵地看着我，什么也不说。

记忆中，父亲是高大的。现实中，父亲身材一点都不高大，甚至有点瘦小。他很小的时候，就失去了父母，跟随叔叔长大，吃了苦，但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一句对生活或别人的抱怨，也能感受到他对叔叔的感激。小时候，从周围人的言语中，我简单拼凑过他所经历的生活磨难，于是就很好奇，为什么他自己从来不和提及？我内心甚至期待，他能和我讲一下自己的故事。只是哪怕在教训我时，他也不会像其他父母那样，用自己的苦楚来教育孩子。他对生活没有任何怨言，仿佛一切不好都不曾存在过。相反，他每天都精气神十足，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，勤奋劳作。日子平淡，却也充实幸福。我出生时，他盖了新房，上世纪80年代又盖了流行的砖房院。他总在合计添置什么家具、大件家电，他沉浸在努力让日子一天天变好的快乐里。家里生活非常节俭，但他也会买块上海牌手表，买收录机播放茂腔剧目，架起天线，买电视机……我能感

受到他从不向别人诉说的内心世界。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听到他告诉母亲，家中的存款大约有一万多元。多年后，我才知道那时的万元户意味着什么，他和母亲又付出了多少汗水！他辛苦打拼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温暖的家，他对生活发自内心的热爱，有意无意地成了我精神世界的源泉。

记忆中，父亲是严厉的。父亲的严厉写在脸上，表情总是略显严肃，讲话时特别是批评人时的声音特别大，令人觉得不是很舒服。家长里短，他几乎从不参与，但对一些他认为关乎原则的事情，却很坚持，经常较真。我记得有位邻居不孝敬父母，经常吵架。这本和他毫无关系，他却要去理论，对邻居大讲特讲，无论如何一定要孝顺父母等等。他对我教育尤为严厉，不但关注学习成绩，更重视为人处事。我学习上有一点下滑，他都会严厉责备。日常表现出任何不好的苗头，哪怕是一个言谈举止，他都不放过，时不时地大声教训一番。我工作后，他也一直和我讲，一定不能贪便宜，无论是公家的便宜还是别人的便宜，做人人品是最重要的。他严厉的教育和批评方式，使我很长时间感觉和他缺少亲近感。

令我至今感到痛心的是，父亲在一个十月的清晨突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仓促到我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。我悲痛至极，感觉生命从我身体里抽离了出去，从接到电话那一刻，眼泪就无法阻挡，一直哭到他下葬后，眼泪不只是我的各种懊悔，也仿佛是我向另外一个世界的他在诉说、交流和道别，也仿佛是我用滚烫的泪水，来消弭我们父子之间原本不存在的距离。

父亲已经离开十多年了，但好像他又一直都不曾离开，只是远远地默默注视着我，鼓励我坚定地往前走。